



圖書全編卷一百二十九

南昌後學章潢編

工曹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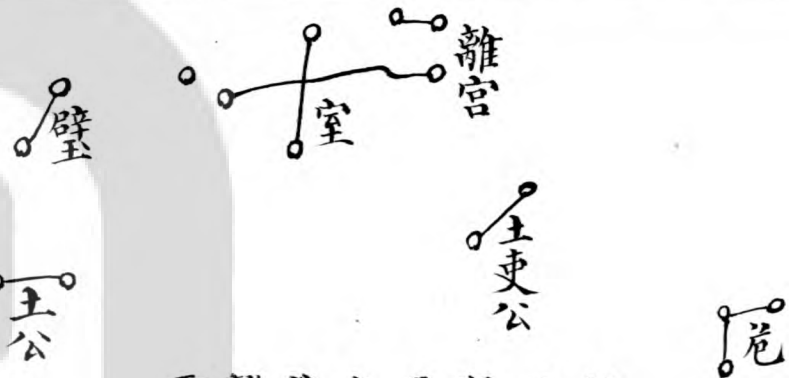
禹作司空平水土見諸書乃召司空俾立室家見諸詩周禮冬官亡漢時補以考工記此後世工曹所由設然平水土立室家工之意可見矣夫冬官之職既不可考亦豈待考工記補之而後為冬官之全乎大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覩也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推也况冬之言終也萬物成終畢歸其根亶空土而已命之曰司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惟藏而固

之富而生之此所以為冬之象也任其官而職司其藏斯無
負于冬官司空之名也漢唐以來民曹左民起部工部設官
分職名各不同其掌百工之事則一而已矣我

朝工部之設即周冬官大小司空以營繕虞衡都水營田分
司其職掌固有在焉然孔子九經來百工財用足周禮周官
富邦國養萬民生萬物時地利視今之工曹同乎異乎建國
分野工匪細務况浚兩河之漕渠固九邊之城堡通東南之
之水利西北之屯營禁四方居室器用作淫巧踰制傷財而
敗俗今日足國富民宜莫切於此者若夫悅以使民民忘其
勞龍見戒事火見畢工在論語使民以時盡之矣噫司空執

度度地居民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想王制非無稽之言也會而通之考
工記曾足以補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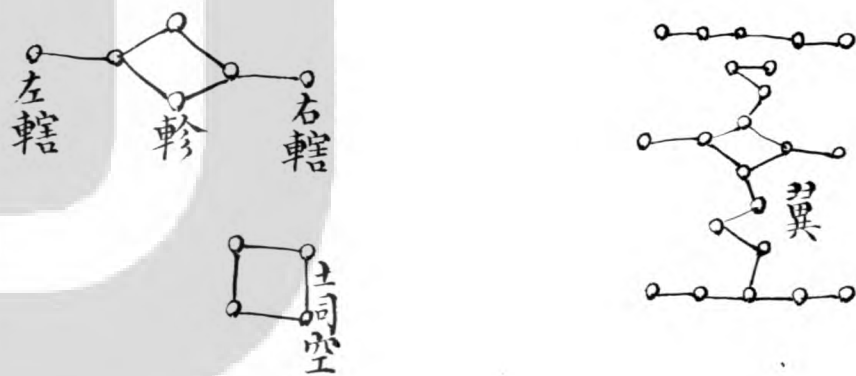
天象司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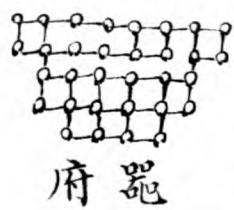
室月而農工已畢星昏而帝故主營建宮室詩云定之於天作之楚宮是維宮天子之別館也首主事惟土木為大司空受官主聚斂登其度地居民相量職土公執役之民也蓋屋主營建臺師事土公使其屬也

壁
土公
土司空

危
室屋



翼天子之樂府軒車騎法載龍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司空掌邦土董飭器府實其所掌故司空係馬然有大木同室下司空主工師庶民土木之役輪司空則梓與之事而已



空之為言空也相天下之大勢擇其空缺之處而修治補助之故天文室壁之末有土司空一星土公二星主知水土殃咎周官之職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記曰司空度地居民使地邑居民必參相得無曠土無遊民司空之職莫大於此蓋司徒掌其圖數而司空治其工程司空建其始而司徒守其成此其聯事若此而後人遂欲以相併也然則冬官之屬當有掌大均之事如地官之徒民宗伯之恤衆又當有善景相觀卜以經營疆理于四方如詩稱召伯之世執其功燕師所成者百工之事惟土木為大故蓋屋二星土公吏二星列象于營

室之下又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故土司空四星列象於翼軫
器府之下以冬官而言當有工師以統營造諸工又當有梓
人以統制器百工是攷工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夫共工
者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耳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
補冬官則不可茲以天象之有關於冬官者而參互之亦可
見其大端云

工總考

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
一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後漢光武改
民曹主膳修功作鹽池園苑魏置左民尚書亦領其職晉宋

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
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尚書北齊起部亦掌工造屬
祠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其屬工
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
有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
起部之職唐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
年復舊宋制工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克凡城池土木
工役皆隸三司修造案本曹無所掌元豐官制行尚書工部
掌天下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寶之事百工山澤溝洫
屯田之政令焉

五聖制器尚象圖

☲ 離上

離

包羲氏罔罟取諸離

☳ 震上

益

神農氏耒耜取諸益

☲ 離上

噬嗑

市取諸噬嗑

☰ 乾上

乾

黃帝堯舜衣

☷ 坤上

坤

裳取諸乾坤

☵ 坎上

渙

舟楫取諸渙

☱ 震上

隨

服牛乘馬取諸隨

☱ 震上

豫

門折取諸豫

☱ 震上

小過

杵臼取諸小過

☲ 離上

睽

弧矢取諸睽

☱ 震上

大壯

棟宇取諸大壯

☱ 震上

大過

棺槨取諸大過

☰ 乾上

夬

書契取諸夬

揚誠齋曰自斯人之饑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網罟

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

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賈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

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紵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

人之出入尼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

之疲於負擔而艱於遠途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

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關折自斯人之知
有耕耨而未知春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無爪
牙以自衛而憂於博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
處而病於溫蟄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戚於
藁裡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
欺無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諸十
三卦之象而後為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歷乎五聖人而後
備

易繫辭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右十三卦聖人制器尚象之事也器無窮卦象亦無窮豈特

十三卦為然哉夫子特舉此以發其例耳觀此則聖人之用
易也豈盡假卜噬以用之而卜噬一端豈足以盡易乎嗚呼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非二也吾人日用
間何往非象何往非器果能象事知器乎抑亦得心忘象而
與道俱乎善用易者可以自省矣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便民器
謂之五工

按工木之工七謂輪輿弓廬匠車梓也攻金之工六謂築削

冶為戈鳧為鐘臬為量段為桃欽為攻皮之工五謂函為甲鮑治常鞞為鼓

韋熟裘裘為裘也設色之工五謂畫績雜色鍾染筐開浬練也埴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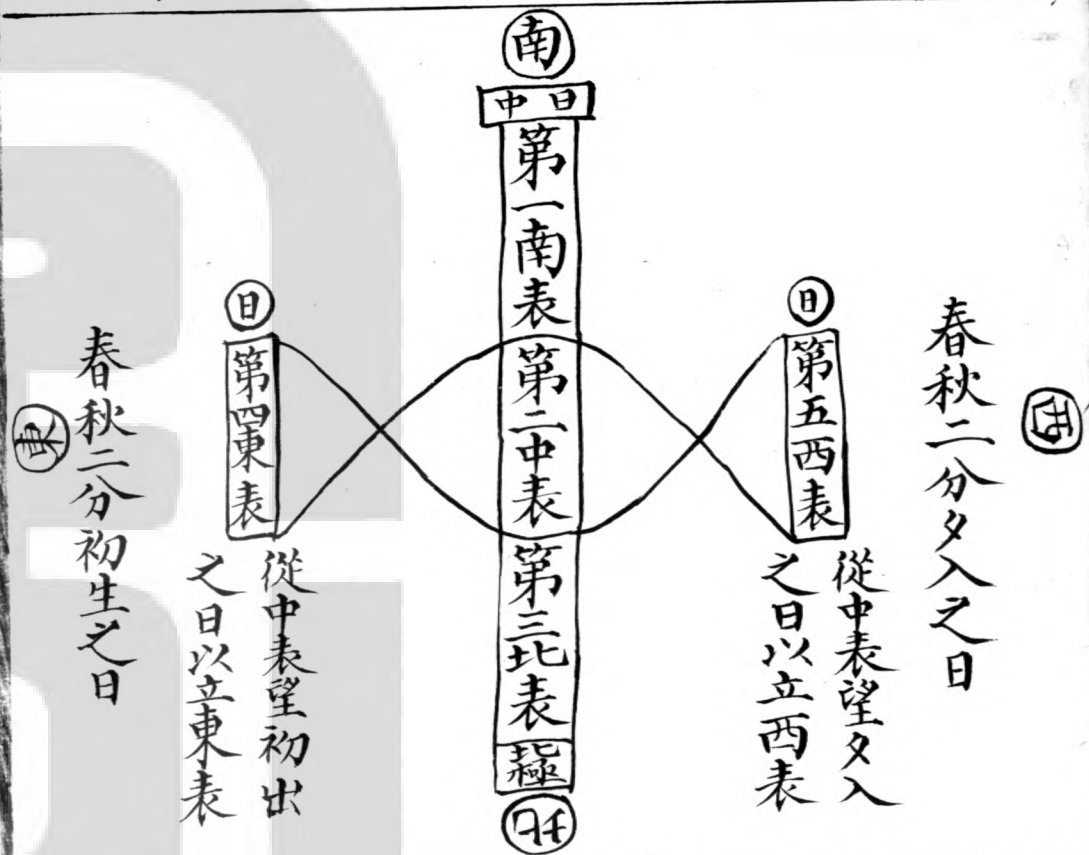
之工二謂陶瓦旒籃也鄭玄曰事官之屬六十此三十工者
 畧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如輿人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事者如築
氏治官有世功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所謂守之世謂之工
 也王昭禹曰大司徒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
 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遣焉故攻
 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稟氏之子常為
 甲而各之精其事焉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
 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况可得
 而世耶

楚丘定方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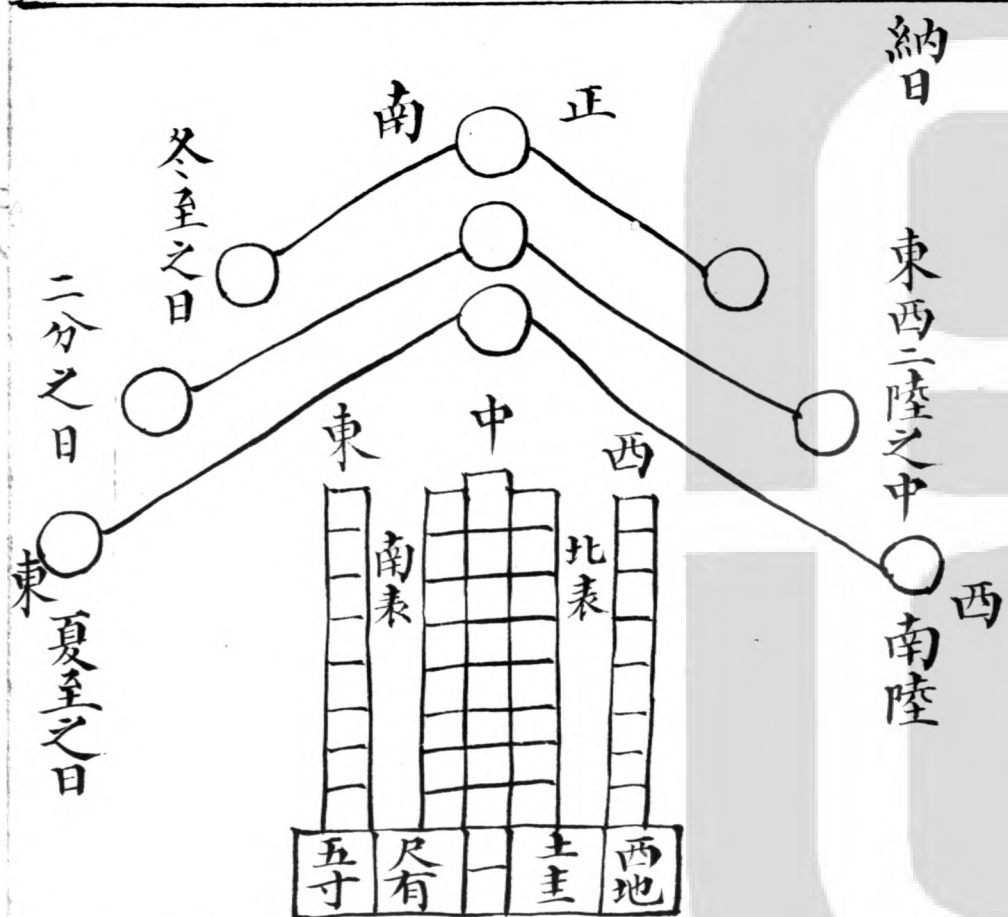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
 而正中夏至十月也建亥月小雪
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
 室故謂之營室衛為狄所滅
 文公徙居楚丘營丘宮室樹
 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
 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
 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召誥土中圖



東表去日近每晷後景方中
南表去尤近正晷臨表上故景短

中表每正晷
景與土圭等

西表去漸遠每日未中景已中
北表去尤遠每日中景已過

凡地偏於南多暑偏於北多寒偏於東多風偏於西多陰唯中得天地之正陰陽之和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

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為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閩

浙乃東南海之盡處難以為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圭法

自伏羲造蓋天而土圭之制已寓至周公稽日景而土圭之名始立迨虞氏用九尺表而土圭之用始驗其所謂土圭者所以求土地之中而稽日景之永短也是故掌以司徒崇地官也縣以陽城辨中域也立表於夏至之日示相等也置圭於晝漏之半取中正也然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不以土圭驗之其可哉要必置中圭而後可以測日之中置南圭而後可以測日之南置北圭而後

可以測日之北置東圭而後可以測日之東置西圭而後可
以測日之西否則不足以辨千里之景也必於平地立南表
而後可以測南土之深望北極立北表而後可以測北土之
深於東方立東表而後可以測東土之深於西地立西表而
後可以測西土之深於南表影末立中表而後可以測中土
之深否則不足以辨五方之正也由是而推證之於天則為
春為夏為秋為冬驗之於地則或東或西或南或北質之於
人則多暑多寒多風多陰舉造化之大皆不外於尺有五寸
之制又奚必候氣於緹室占象於渾天定晦朔於蓂莢哉蓋
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自地以至日不過一萬五千里圭

之景苟差一寸則地差千里宜矣故古人置五土圭而皆以
千里為證是必有高天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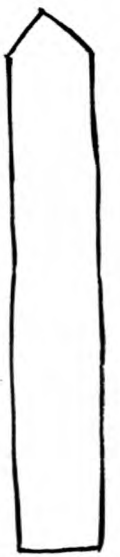
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

之中

岳臺在浚儀屬開封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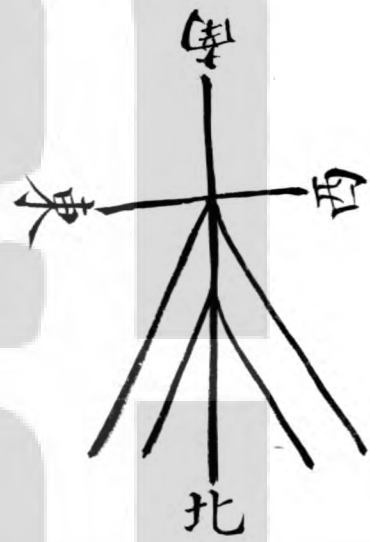
已自差許多

周土圭式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景尺有五
謂之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
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樹臬圖



候日出之影度其臬端以知西候
日入之影度其臬端以知東
晝日參候其臬影之最短處為
日中以望其臬端則是正南夜
于臬南以望臬端考之極星則
是正北蓋極星居北不移故取正北

按周禮匠人置臬以度日影辨方正位之法

水地以垂 謂先以水平也高下四方皆平乃造營造於營
造處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用垂繩以正柱柱正然後以水平
之法遙視柱高下高下定則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則
地乃平也

置臬以垂臬以景 臬柱也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木
以為表表界其四面之中及四稜垂八繩以等之繩皆附表
則正然後視表之景表必八尺者日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
八尺為法

為視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

日入則為規矣平取其隅影之端中屈之以望表則南北正南北正則東西正矣

晝參諸日中之景 候其日之影最短處以望表則正南也夜考之極星 晝既定南極夜又定北極以參之

以正朝夕 朝夕即東西也言東西可以兼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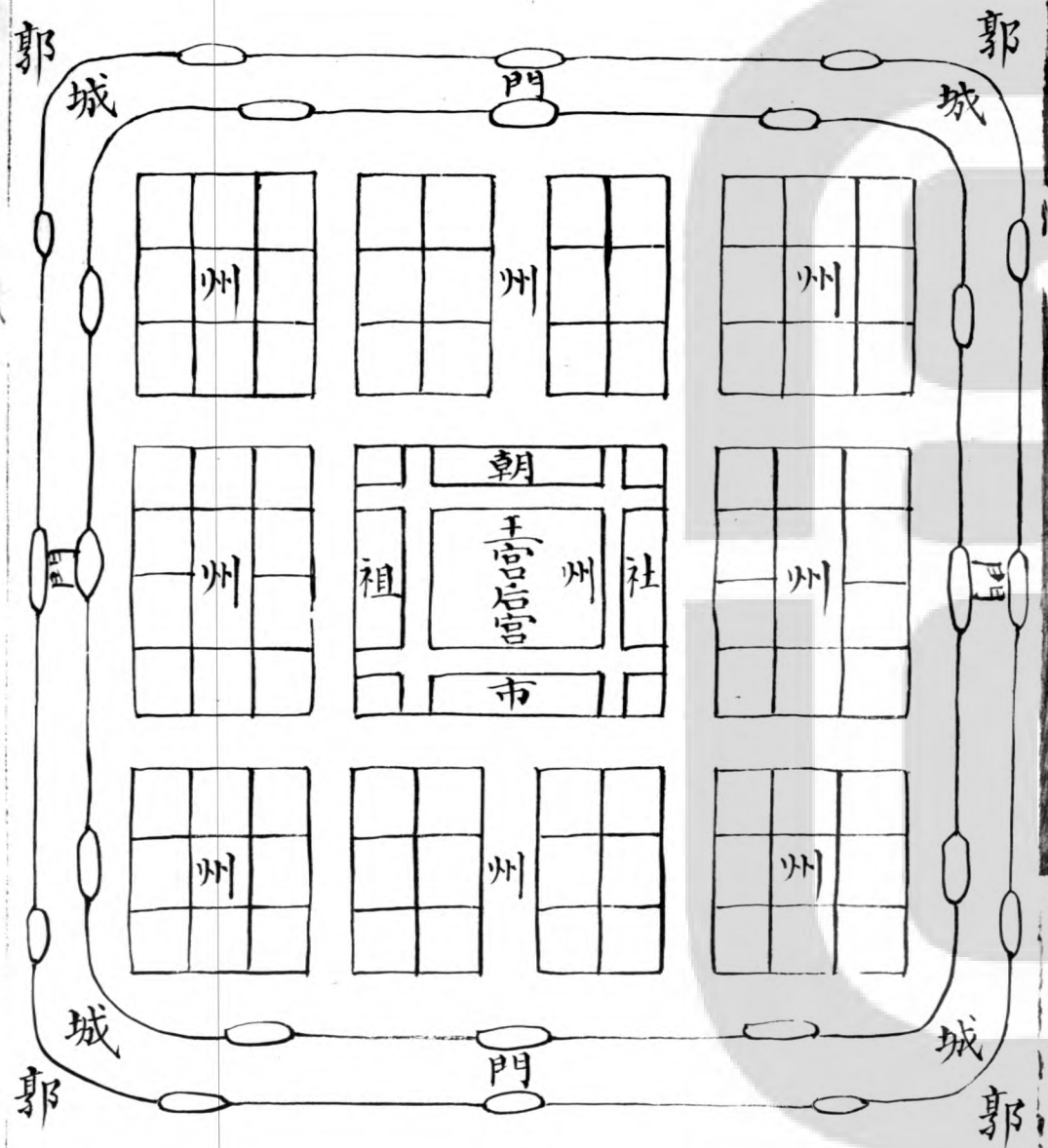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秒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

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惟用一表其表與人齊高當午日中畫其短景於地以為指北準繩置窺筒於表首隨準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心則其處為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既得東西之正乃於二分之一日內就其處置壺漏定十二時以兩日午中短景求與時參合於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刻視其表景畫地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則南北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曲而向北則其地向北矣此法蓋以午景與北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

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

營國九州經緯圖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
 分國為九州營國城
 郭營后宮量市朝道
 巷
 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國
 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市朝夫
 賈氏典命疏曰天子城方
 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
 七里子男宜五里

按每旁三門城郭各十二門城內從橫大道各二界為井字中之州有九其餘道涂九經九緯各有區域中為王宮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凡制禮大物不過十二賈氏之說得之匠人云九里蓋有闕誤不足為據然所謂十二里者必以道計四面皆如其數然後可以容百官府之次舍賓客之旅寓工商之廛肆苟以方計之則每面止三里尚足為王者之都乎

都邑制度

古者建國必先于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臈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後建王國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南北之道為經

東西之道為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一夫百畝之地方足以容之

其制大畧如此然必有土方氏掌土圭之法而大司徒又掌其九蓋重其事也而建都之本則更有在焉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王基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凡以為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為四方之極猶紫辰為周天之極然京師固為四方之極而帝王又以建惟皇之極也則宅中圖治以定四海之民者固自有本矣

皇朝宮殿闕門

大祖洪武初建宮殿于南京金水橋之北曰承天門又北曰端

門曰午門又北曰奉天門又北曰奉天殿曰華蓋殿曰謹身殿建文考周制改承天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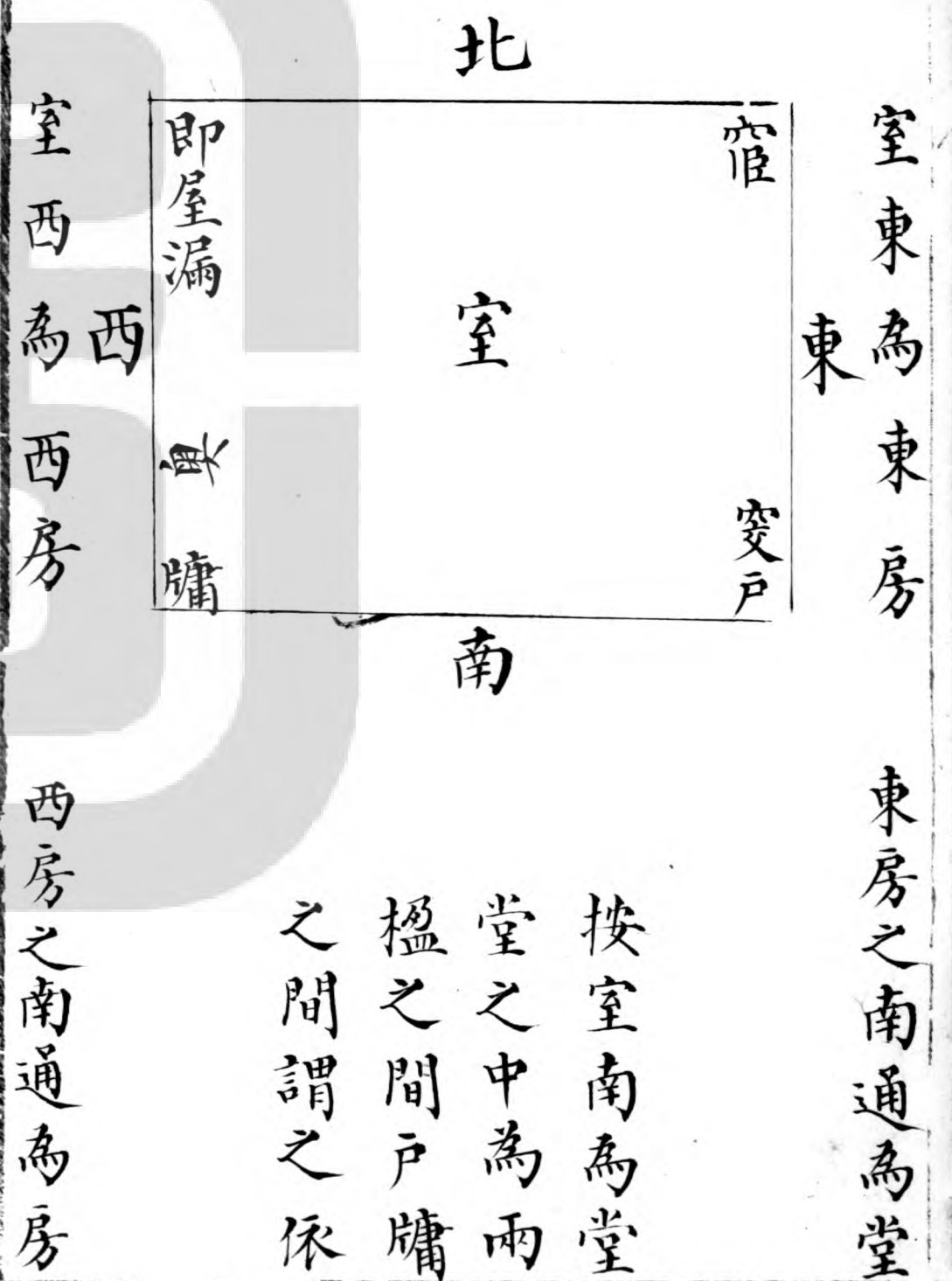
成祖嘗摘之以為罪初詔復故久之建宮殿于北京名額如之無何三殿災至宣德中復建完嘉靖中七年又災延燒奉天午門至端門俱盡詔重建改奉天門曰大朝門殿曰皇極華蓋曰中極謹身曰建極左右樓曰文昭武成順曰會極歸極

弇州稿謂

世宗極重天而奉天壓天字居下故亟易之是也其謂皇極等名鄰于六極之說嘗疏言之某恐當進之以顧名思義之論

區區識諱之說不必拘也

古室制圖



按室南為堂
堂之中為兩
楹之間戶牖
之間謂之依

爾雅釋官曰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
窟東南隅謂之突邢昺曰室中四隅之異名也賈公彥曰室
中謂四壁之內朱子曰廟室之制皆如此

按朱子殿屋說殿屋五間前皆為堂中間後為室又釋宮文
曰堂之室南北五架北兩架之間為室則室止一間而當兩
架之中其地甚窄意者朱子舉此以見例耳其實古之所謂
巨室者東西不止一間而南北不止兩架也

開浚田畝水利總敘

昔人有言積貯天下之大命而軍國之需必資焉王制曰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是貯積之道也

然所以致之者豈無其道哉有田峻以率甸人有匠人以
治溝洫有遂人以興水利有稻人以祛水害是故田野之
所由闢而積貯之所由充也井田既壞此法不傳蓋自漢
唐以迄于今日而公私之積皆可哀痛矣邇年以來蘇
松之水溢為巨浸江浙之旱赤地千里一畝半穗民命盡
矣兼之以貪墨之侵漁豪右之兼併縑資之靡食賦歛之
峻削門攤之稅十室九空隸卒所過鷄犬亦索東南民力
困竭甚矣則夫綱運削弱之患供輸逋負之狀其救不惟
在民生而且移之國計矣思患預防者寧不可通變以宜
民乎何則揚州之域厥田下下厥土塗泥而今財賦乃至

甲於天下者以民事勤而庶功興也昔人有言東南有可
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則夫西北
之地古之中原地非不可耕也但人力不之奮耳誠能稽
元學士虞集之議而於河南山東陝西諸省長川廣野可
以開溝洫而蓄洩其水畫經界而原隍其田成蓄而稼穡
其利者因其沮洳去其萑葦或召募給其牛種而寬其租
賦或蕃休尺藉之兵立之屯營而儲其糗糧則通東南之
漕運以紹太倉者常也歛西北之粟以足邊儲者權也所
以濟漕運之所不及也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
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開京東瀕海之田而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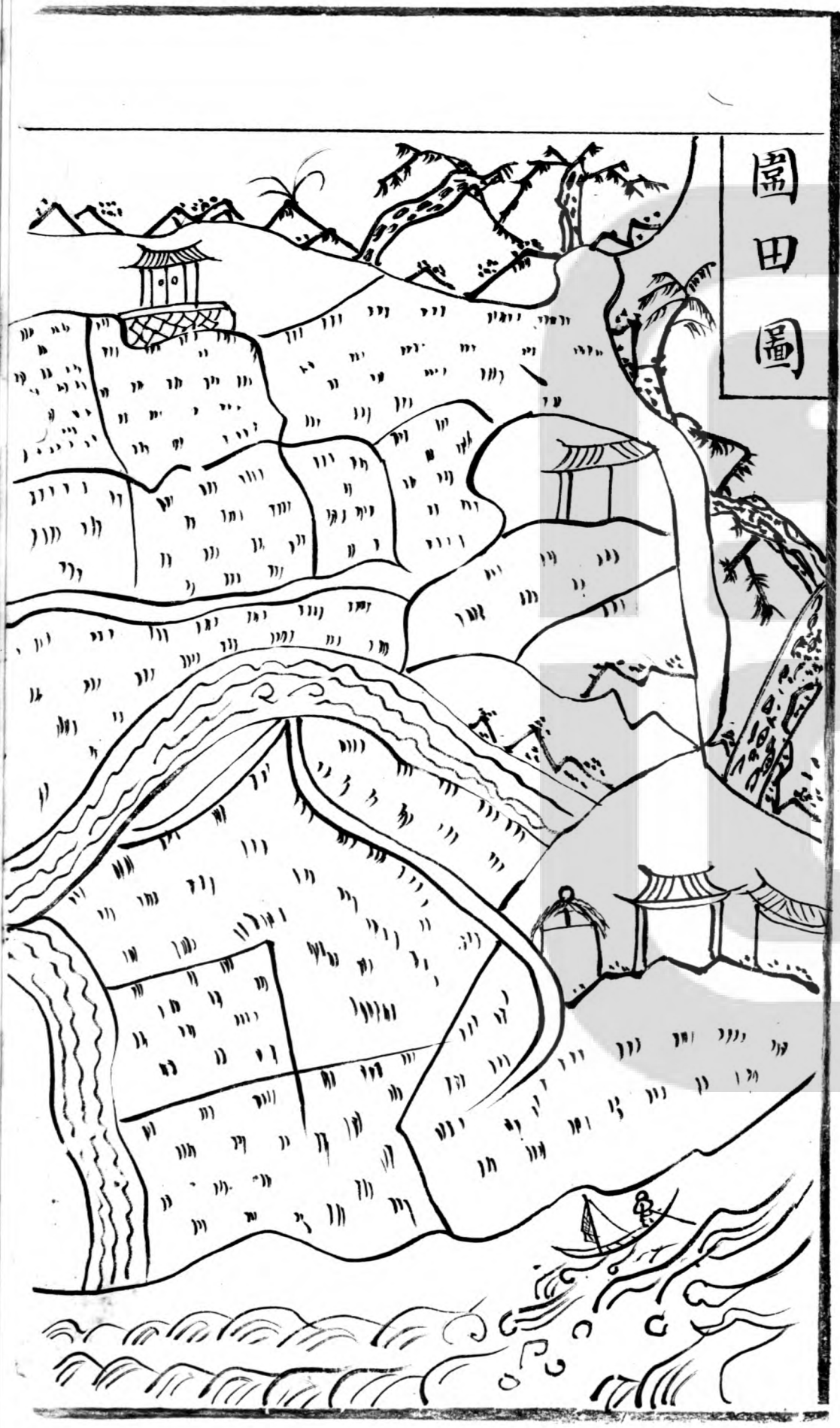
施為措置之詳其法非不鑿鑿可行也而肉食者鄙竟以浮言阻之卒之至正間海運不繼燕京乏食宰臣議行僅以紓一時之急而國之成敗莫之有裨豈議論多而成功少集之言有不足用歟無亦主之者無其人也昔賈誼治河之策固曰不與水若爭咫尺之利則夫今日之治田也其可與土地爭利乎誠能擇通敏練達之臣委任而責成之許以便宜不撓之以文法遲以歲月不責之以旦夕不為群議所搖不為流言所惑損內帑而不之惜召民怨而不之顧舊堰可增也則任其增而不從于中制新河可開也則聽其開而不請於上裁則撓揃之地皆可田灌莽之區皆可

稼矣然又必不亟其利初所入者予之民而不爭二三年后始籍而賦之則民知利之所在爭先之而趨之矣丘文莊之備載於衍義補者可攷也夫開西北之田以資積蓄固所以紓東南之困也然東南水利其可不思所以興之乎東南水害其可不思所以去之乎故今董治農事非無通判也而未嘗聞其有勸相之方提督水利非無憲臣也而未嘗聞其論疏濬之術則遇旱而無所蓄遇澇而無所洩凶荒之故恒必由之誠使知水政者如劉晏其人與陂唐者如孫叔敖其人則東南之凶歉可免矣

井田屯田及溝洫之制前已詳載戶曹而治屯田及諸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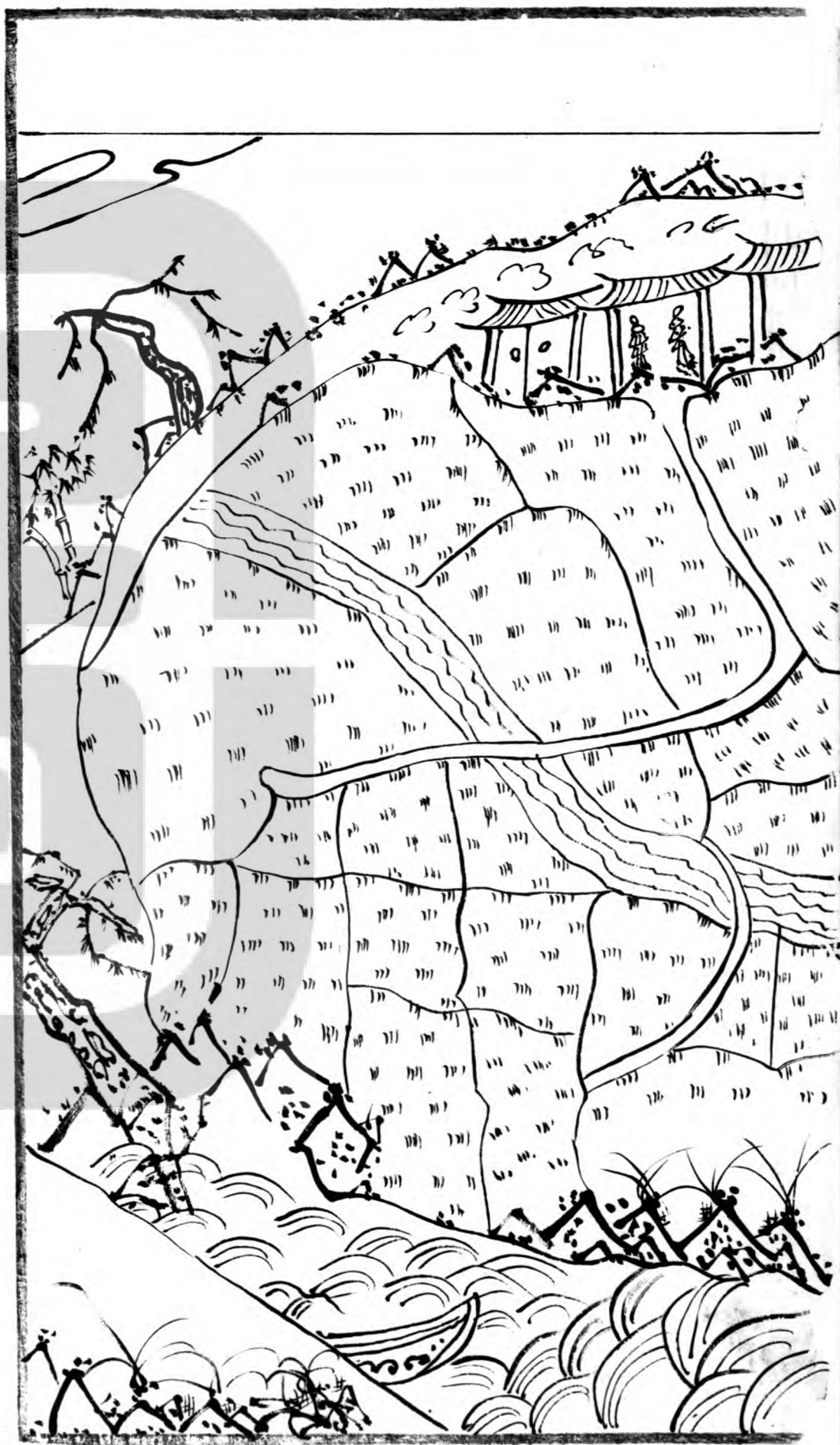
利本属之工曹故于此述其職事焉

園田圖



園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瀕水不
時滄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
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為稼地後值諸將屯戍因令兵衆分土
起土亦做此制故官民異屬復有圩田謂疊為圩岸扞護外
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
又可贍及鄰郡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富國富民無越
於此

水閘開閉水門也間有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則必跨津要高
築堤填匯水前立斗門梵石為壁壘木作障以備啓閉如遇
旱涸則撒水灌田民賴其利又得通濟舟楫轉激輾磴實水



利之總揆也

周禮以渚蓄水以防止水說者謂渚者蓄凉水之陂也防者渚旁之堤也今之陂塘既與上同考之書傳廬江有芍陂隸川有鴻隙陂黃陵有雷陂愛敬陂陽平沛郡有鉗廬陂餘難徧舉其各漑田大則數千頃小則數百頃後世故跡猶存因以為利今人有能別度地形亦效此制足漑田畝千萬比作田園特省工費又可蓄育魚鱉栽種菱藕之類其利可勝言

扒

岸塍

岸塍所以圍田也即一方而他方皆可以例推矣

國家倚辦東南財賦而蘇松之賦又甲於東南顧他處下游古

號澤國蓋平時既雜受杭嘉昆陵諸路之水而湖沙往來之處浦塘又多壅塞故時雨淋漓輒駕堤上而濱湖近海之處被害尤劇此豈獨不灑浚之故扒亦以障捍之無策也蓋有司既困於簿書期會之繁又格於因循積習之論故於水務每疏闊不講至於岸塍雖亦業田者修築然人情恒慳一時小費而不顧異日大害乃多苟應故事夫岸善岸平時風浪之衝激侵蝕既已不鮮迨絰霖雨則連絡盡圯而稽夫束手號顛無門矣故當事者首務須在經理幹河之大且要者其次則疏支渠築圍埭急為檄郡縣修築必嚴厥令必責厥成相機宜授方畧視窳隆準事物計田授役而公家亦贊以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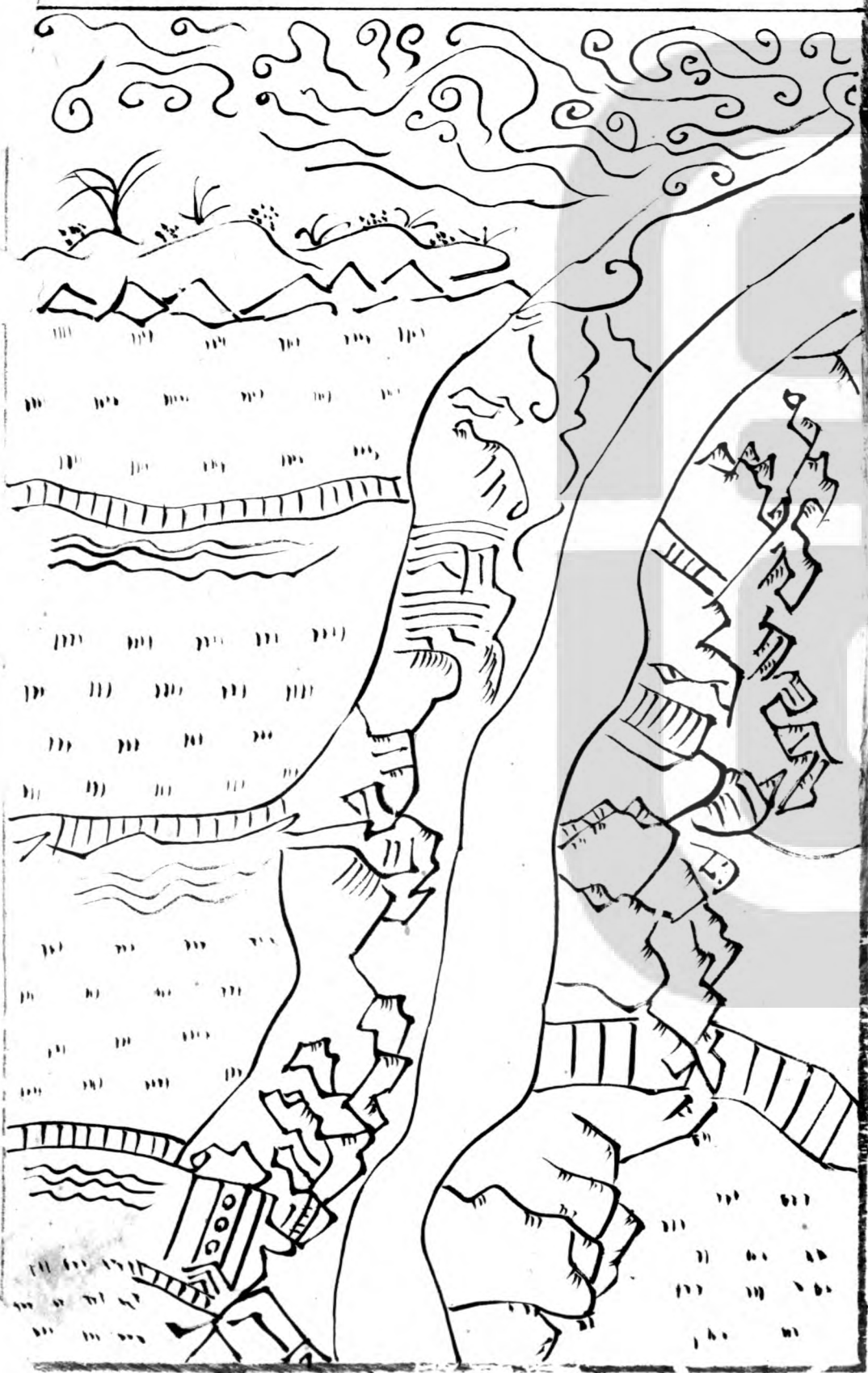
穀其為岸必高與廣等上廣若干而下內外各加三之一其當蓄而易潰者則斷木為楸斲石為址必期於椎固而椎已如是而又歲歲修之俾勿壞則水潦有備而沮茹之區可與沃壤並矣苟徒曰理河道足矣而於岸塍漫不加意則雖得之河而終失之於堤頃歲疏浚諸塘浦後而水患頻仍病民虧國其數可觀已此豈備災萬全之策乎夫國需取辦常在目前而里閭利病常在千萬里外苟不悉畧所以備災者而徒一切責賦於受災之民則百抗弊何時可夷而軍國儲蓄亦何能常足也故於溝洫之外復著岸塍之說蓋詳於人之所易忽以備水利者採焉

治水諸器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簸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戽斗曰泥兜曰泥筐曰鐵厥曰竹篾管舊制也曰活閘曰刮板余新制也然皆可深閘河耳而深黃河之法可以制勝之乎鐵簸箕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江龍急水可偶一為之多弗效方船利於載石撈泥水車大利於乾漕北人不能用戽斗利於挹水南人不能用泥攪以布為之二人共舁煩難可厭泥筐以擔貫之一人獨舉用人少而盛土多利器也恨北人不習鐵鋤利器也南北通習之竹篾水中夾泥唯高寶湖中能用之活

開以板為之遇開河淺則施開之用可移而置也刮板施於
游沙之淺一刮可去沙數斗二器大利開漕云
沿槽之游有二法遇泥游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
游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

後渠圖



浚渠

浚與濬治也

濬也

凡川澤之水必開渠引用可及于田考之

古有溝洫畎澮以治田水書云浚畎澮渠川是也逮夫疏鑿已遠井田變古後世則引川水為渠以資沃灌按史記秦鑿涇為渠又關西有鄭國白公六輔之渠外有龍有渠河內有史起十二渠范陽有督坑渠河北有廣戾渠朗州有右史渠今壞孟有廣濟渠俱各溉田千百餘頃利澤一方永無旱暵所謂人能勝天豈不信哉後之人有能因其地利水勢繼此而作益國富民可見速効凡長民者宜審行之

水利總論

禹之治水不過曰決九川距四海決畎澮渠川而已而天下之言智者莫踰焉何哉洪範五行水曰潤下知水之性潤下

則知禹之治水矣是故先決九川以導於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畎澮以距於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此所以九州同四噍宅而萬世永利也商之衰也五行之官世失其業周人始命遂人十夫為溝百夫為洫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而溝洫之制始立稻人以儲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而溝洫之制益詳至於匠人氏又辨其深廣之度而通其蓄洩之宜其法可謂盡善矣然周人豈夷陵谷而為之哉亦不過因其自然之利而修伯禹之故而巳周之衰也遂人稻人匠人之官又世失其業列國之君皆自利以病隣國暴秦之興又廢溝洫開阡陌而水利廢矣是故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
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梁之詠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
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為膏
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變為沃壤之數
君子者孰非因其自然之利而修其已然之法哉謂之得周
官之遺意亦可也伏惟我

國家司空有總職水利有專官省以督之府府以督之縣而縣
之陂塘圩堰又莫不有長重以憲臣之稽察皆以愍惠元
而興水利也然遇水旱民輒告病者是必有其故矣此無他
陂塘圩堰之長皆失其業而郡縣長吏又莫之省憂故也欲

脩周官之職加疏濬之功通灌溉之利絕湮沒之患甚盛心
也愚則以為周官之職不可卒復而溝洫之遺意尚亦可尋
周官之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因水勢則
其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為今之計莫若
申飭郡縣長吏督率陂塘圩堰之長察水勢之曲直原地勢
之高卑可堤則堤可決則決因陂塘圩堰之舊加疏濬築塞
之功而又嚴侵占之禁明考課之法則灌溉之利興湮沒之
患免矣雖然賈讓有言曰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
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為圩澤
使秋水多得所休息左右游波寬衍而不迫此誠萬世水利

策也

國

